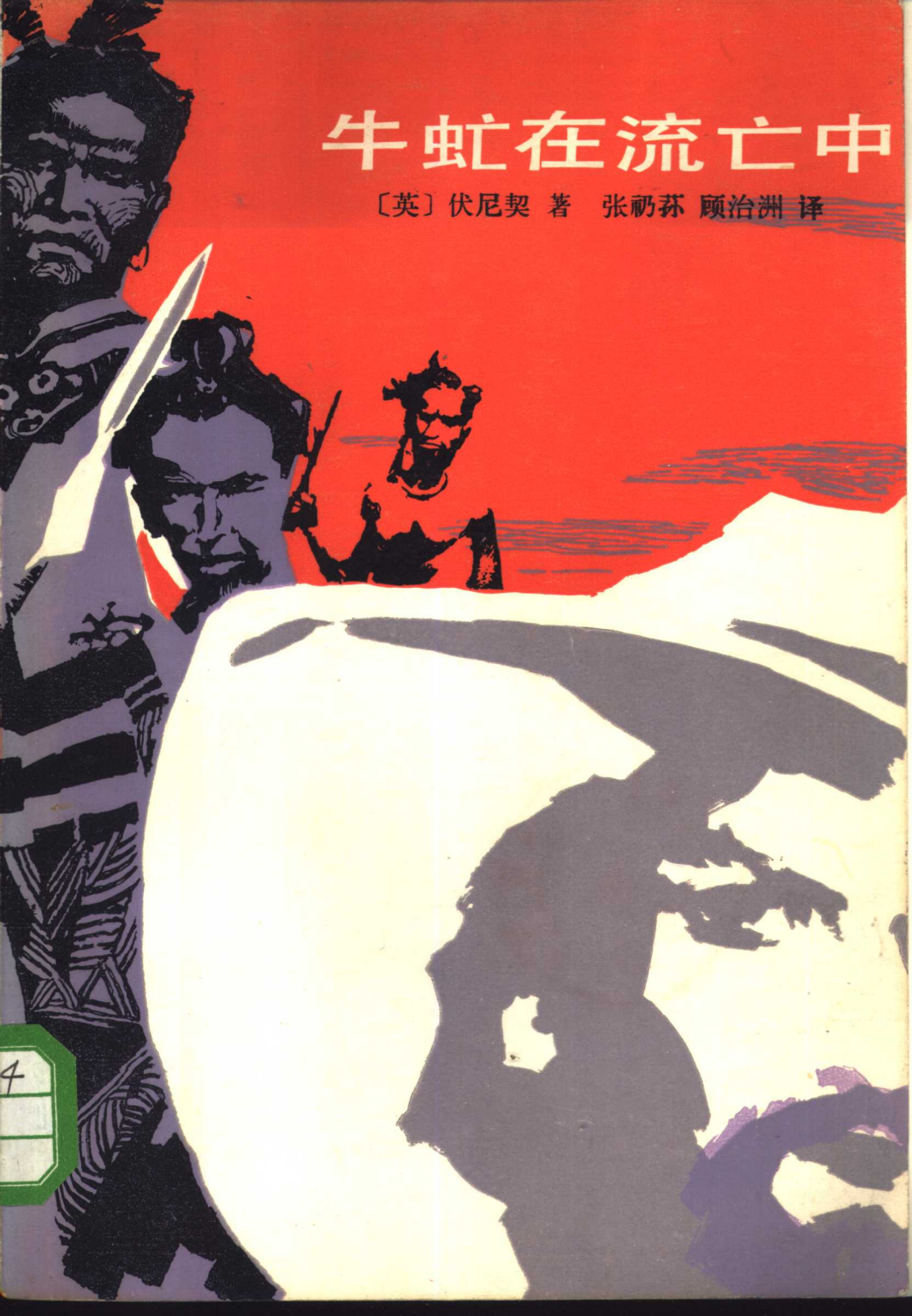


牛虻在流亡中

〔英〕伏尼契 著 张祎荪 顾治洲 译



E·L VOYNICH

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3

牛虻在流亡中

〔英〕伏尼契 著

张祁荪 顾治洲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 插页5 字数 220,000

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0,000

统一书号：10072·690

定 价 0.94 元

译者序

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 (E.L.Voynich) 的著名长篇小说《牛虻》，在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当中，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读者在牛虻这一人物身上看到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从而受到了教育和鼓舞。这样一部作品在我国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当然不是偶然的。

《牛虻》第一卷结束时，描写到亚瑟离家出走，那是在1833年5月。而《牛虻》第二卷开始时，则为1846年7月，这一卷的副标题也正是《十三年之后》。不少读者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牛虻（他当时的化名是范里斯·列瓦雷士）流亡的这十三年是怎样度过的呢？软弱单纯、多愁善感的亚瑟，怎样变成了坚强无畏的牛虻呢？他的思想和立场到底是怎样转变的呢？这一些问题确是《牛虻》一书未曾解答的。不少读者热切希望了解牛虻在这十三年中的生活和经历，这种愿望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牛虻》一书的问世是在1897年。也是在相隔十三年之后，伏尼契于1910年在伦敦出版了她描写牛虻这个英雄人物的第二部作品，题名为《中断了的友谊》(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这部作品描写了牛虻这些年中的流亡生活。为了和《牛虻》一书联系得更加紧密，我们将本书书名改译为《牛虻在流亡中》，我们这样做也并非毫无根据。1926年，苏联出

版本书时，就曾将书名译为《Овод в изгнании》（即《牛虻在流亡中》）。

本书的简要内容是：

亚瑟制造了一个投河自尽的假相，随船偷渡到南美洲，以后改名为范里斯·列瓦雷士。从此他便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涯。他给矿工打过下手，参加过反对阿根廷大独裁者罗萨斯的人民起义，在马戏班子里当过丑角演员。他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忍受着非人的待遇，他挨过拷打，受过侮辱，遭到过各式各样的冷遇，饱尝了人情的冷暖，看穿了世态的炎凉。这样就使他的性格开始有了转变。当他再也无法在马戏班子里混下去的时候，他终于逃走了，但前途命运依然未卜。

1837年，法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利益，组织了一个南美洲考察队，考察亚马孙河流域一带，这就是《牛虻》一书中曾简要提及的“杜普雷探险队”（本书译为“考察队”）。考察队于1837年秋从巴黎出发，到达南美洲后，需要一名翻译人员，几经周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1838年4月，范里斯·列瓦雷士从马戏班子逃走后，便充当该考察队的翻译员。考察队历尽千辛万苦，历时三年有余，于1841年夏返回巴黎。在考察过程中，列瓦雷士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他曾在一头凶恶的美洲狮的利爪下救出了本书的另一主人翁列尼，从此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他曾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和当地土著谈判，终于使整个考察队避免了被土著消灭的悲惨结局。考察队长杜普雷曾极力称赞牛虻的大无畏精神。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了解列瓦雷士性格的转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三年多的考察工作之后，列瓦雷士随考察队返回法国，他成了列尼一家的座上客。本书的女主人翁，列尼的妹妹玛格

丽特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性格坚强的列瓦雷士，但她又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情，因为她自幼由于意外事故，跌伤了一条腿，后又被马车轧伤，成了终身残废——这是一出悲剧。但她对他的爱情却是真诚的，她细心观察他，希望能更地了解他。但列瓦雷士身上固有的那种怀疑别人的性格却在继续发展，他不愿意别人了解他的过去，他也从来不和别人谈自己的经历。而玛格丽特却能够凭着她的天资颖慧猜到：列瓦雷士过去的生活中一定有着难以启齿的隐痛。她安慰他，亲近他，但列瓦雷士却以为是列尼把他的过去告诉了玛格丽特，因为列瓦雷士在病中说呓语时，曾泄露过自己的一些秘密，正巧被列尼听了去。于是，列瓦雷士又陷入一种绝望的、孤独的境地，最后他终于离开了列尼和玛格丽特兄妹——这就是“中断了的友谊”。但是这兄妹两人仍然念念不忘列瓦雷士，致使玛格丽特终身不嫁。

1842年前后，列瓦雷士会见了意大利著名革命家、烧炭党人玛志尼。玛志尼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党”，目的是把奥地利侵略者赶出国土，推翻意大利的专制政权，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共和国。列瓦雷士是在玛志尼影响下参加革命斗争的，他曾亲自到意大利境内参加起义，“牛虻”这一绰号就是在这时获得的。从此他和意大利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直到1846年夏——也就是《牛虻》一书第二卷开始的时刻。这样，《牛虻》和《牛虻在流亡中》两书便衔接在一起了。

我们不想对这部著作的优缺点作出评价，读者自会有公论。我们只把中文译本提供给读者，并将本书和《牛虻》联系起来，向读者作一简单介绍。我们希望，喜爱《牛虻》的读

者，也会喜爱上这一本书。

我们的水平不高，译文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但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把牛虻在流亡中的生活介绍给了我国读者。

张祁荪 顾治洲

1980年11月

主要人物表

范里斯·列瓦雷士——即牛虻。

列尼·马特列尔（马特尔）——艾登·马特列尔的次子，牛虻的挚友，

杜普雷考察队成员，地理学家（《牛虻》一书中译为麦丹尔）。

玛格丽特·马特列尔（罗马什卡）——艾登的女儿，列尼的妹妹。

艾登·德·马特列尔——侯爵，古埃及学家。

弗朗苏阿丝——艾登的妻子。

安利·马特列尔——艾登的长子。

布兰奇——安利的妻子。

安吉利卡·罗莫尼——弗朗苏阿丝的姐姐。

亨利·马特尔（哈里）——艾登的弟弟。

杰克——马特列尔家的老佣人。

马尔塔——马特列尔家的老厨娘。

罗森娜——马尔塔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贴身女佣。

阿尔芒·杜普雷——法国赴南美洲考察队队长。

劳尔·马尔尚——考察队成员，杜普雷的挚友，医生，人类学家。

洛蒂格——考察队成员。

伯蒂伦——考察队成员，后成为将军。

施太格——考察队成员，植物学家。

德温——考察队成员，伯蒂伦的好友。

基奥美——考察队成员，比利时人，外号“蚯蚓”。

朱泽普·玛志尼——意大利革命家，烧炭党人，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人和
领袖。

邦纳——医生。

列鲁——医生，马尔尚的挚友。

你使我怀疑这个世界，
怀疑现实生活，我怕
我会象一棵倒地的枯树，
回忆着痛苦的一生，
进入坟墓。

第 一 章

送殡的行列沿着一条松软发胀的粘土村路，慢慢走上山岗，山岗上便是墓地。有几位头戴白色包发帽的老太太，懒洋洋地走在队伍后面；有些人在哭泣。迎面走过来的人都脱下帽子，毕恭毕敬地划着十字——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侯爵夫人对穷人是善良的，对她的去世，他们打心眼儿里感到悲伤。

说实在的，在马特列尔一里一沙托并没有真正的穷人。贫穷这个可怕的怪物——按照原来的理解，它令人胆战心惊，但又无法摆脱，这些妇女在年轻的时候已经饱尝了贫困的辛酸——随着被革命风暴彻底摧毁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三十三年前，贫困随着劳役和盐税、赋税和征收、贵族马特列尔一家的骄横跋扈和世袭的特权，一起消失了。熊熊燃烧着的城堡，冒出股股浓烟，卷走了许多东西，甚至连那些还记得1789年以前的生活情况的人，现在都觉得，贫困不过是一场可怕的恶梦。

但是，只要你比你的左邻右舍穷一些，你就算是个穷人了；现在在马特列尔，只要没有牛，就算是穷人——仅仅在一代人当中，布尔岗地区^①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

^① 法国东部一地区。——译者注

化。

对于这些命运不济的人，对于所有的病人和遭受不幸的人来说，已故的侯爵夫人是个心地善良的朋友。她并不能向他们施舍金钱，因为革命虽然给农村带来了繁荣，却使城堡的主人破了产。然而侯爵夫人却是农民的善邻，象母亲一般关怀他们；尽管她无力送他们一头奶牛，但却可以面带慈祥的笑容，给患病的小孩一罐牛奶，她担心孩子的健康，以至于老彼罗有一次对巴比昂大娘说：“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能猜得出，她居然出身于这种可诅咒的贵族家庭。”

说实在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贵族的妻子。她是第戎^①一名医生的女儿，除了微不足道的嫁妆以外，她给丈夫带来的只是一颗高尚的心，而不是名望。丈夫却有双重的贵族身分，证据就是墓碑上那尊已经被打碎的雕象和当地小教堂里的那块雕花纪念牌。象考狄利娅^②一样，她的嫁妆就是她那颗优美的心灵，因此，自从弗朗苏阿丝逝世后，这一家人立即显得孤苦伶仃。

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儿子站在坟墓旁，完全惘然若失了——就好象是死去了一个寡妇，留下来的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孤儿，其中一个已经两鬓斑白。

对于这位上了年纪的、沉默寡言的古埃及学家，命运实在太残酷了，一下子使他陷入了不幸的深渊。最近两个星期当中，他这是把第三口棺材送到这座坟墓里来。两个孩子的夭折使他痛不欲生，虽然他只埋头书本，对孩子并不太了解；妻子的逝世，使他的整个世界完全崩溃了。

① 属于布尔岗地区的科多尔省省会。——译者注

② 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译者注

他慢慢离开了墓地。这里埋葬着他的妻子，当他们父子三人浑身湿透，打着寒噤回到家里时，那位当妻子的不再满面春风地出来迎接他们，也没有事先准备好那双烘暖的拖鞋，这一切都很难使人相信。她跟他一起生活了十四年，时刻准备着去做她所应当做的一切，如果他忙着，她也时刻准备着悄悄离开。她的存在是那样合情合理而又使人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他们并不是恋爱结婚的。侯爵结婚是出于朋友们的坚持，因为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让他们给他挑选了一个妻子；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从来没有后悔过。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四年间，他和妻子相敬如宾，他从来没有想过用别的态度对待一个女人，他对她一直是忠诚的，因为吸引他的只是精神上的快乐。虽然弗朗苏阿丝给他生了五个孩子，虽然她不仅是他的妻子，而且还是使他免受经济拮据和摆脱家庭琐事的母亲，但是他完全不了解她，甚至也未曾考虑过自己是否了解她——对他来说，她不过是弗朗苏阿丝。现在，在他眼里，她是不可思议地庄严，甚至令人敬畏，这并不是因为她已不在人世，而是因为她的逝世放射出一缕自我牺牲的母性的光辉。

如果弗朗苏阿丝知道，她的死亡引起了侯爵对她深负内疚的感情，她会惊讶的。在她看来（如果她对这件事稍微想一想的话），她为了拯救三个患伤寒的孩子而进行的绝望而孤立无援的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因为她是母亲。但是弗朗苏阿丝是个老实人，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她并不去胡思乱想，母亲的责任和父亲的责任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不愿以此来加重自己的思想负担，她也没有想过自己正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又避免使这种病传染给丈夫。这位著名学者的生命是太宝贵

了，不能使它受到威胁。他从来也不过问什么事——并不是由于胆小，而只不过是因他从来就不愿意过问什么事。侯爵完全信任弗朗苏阿丝，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怀疑她的处世秘诀，同样，她也没有想过要和他争论某一部古代手抄本的好坏。可是现在，她从死神手里救出了一个孩子，自己却跟着另外两个孩子进入了坟墓，她躺在灵床上，操心的只是，没有她，佣人们会不会把孩子弄得干干净净，会不会给他们煮好咖啡。

最大的一个男孩安利和父亲并排走着，痛哭失声。他十三岁，已经明白妈妈是当真去世了。他自己也是久病初愈，除了精神上的痛苦以外，他的体力也十分虚弱。侯爵慈爱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安利抬起头，强作笑颜。他象已故的母亲一样，对父亲无限崇拜。父亲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博学 and 最有才华的人，父亲的抚爱是一种极大的光荣，是痛苦中的一丝安慰。安利哽咽了一声，便不再哭了，以一种感恩的心情，把湿漉漉的脸庞，在父亲那只慈祥的手上擦了擦。

侯爵感到欣慰的是列尼没有哭。他十分可怜自己这几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但是孩子一哭就多少使他有些生气：他们压根儿就不会用手帕。列尼没有流一滴眼泪；他还不到十岁，就象在家里等着他们的那个小妹妹一样，看样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举行葬仪的时候，他只是冷得蜷缩着身体。

他们穿过了椴树林荫道，走进高大的拱门，拱门两侧高耸着塔楼的断垣残壁。巨大、潮湿、年久失修的城堡，总是给人一种满目疮痍的印象；今天，当他们一身污泥，冷得发抖，透过濛濛细雨看到城堡的时候，城堡主人的心病态地收缩了。侯爵从来没有这样敏锐地感到，城堡是如此冷若冰霜，阴森孤傲；但是这座城堡也从来没有使他觉得这样宝贵而亲切。他喜

爱城堡胜于一切——胜于孩子，甚至胜于书籍。书籍只是属于他的，他爱它们爱了三十年——可是把他和这个家庭联系起来的那条长链已经保持了四百年。马特列尔一家一代代在这里生老病死；这一家族从来也没有特别富有过或者知名过，城堡一代代的主人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生存权利，而且志满意得，特别是满意那位至高至尊的上帝。他们难得因为事务上的原因或者为寻求娱乐而去巴黎，那里的人有时把他们当作乡下佬，可是在家里，没有什么疑难的事使他们受到精神上的痛苦，也没有任何难解的问题给他们的宁静生活罩上一层阴影，坐在王位宝座上的帝王尽管与世隔绝，但也不如他们的布满潦沟的城堡更象世外桃源。可是，却突然出现了惩罚。

侯爵走进大过堂间时，哆嗦了一下。难道今天的痛苦还少吗？为什么有关童年的可怕的回忆恰巧是今天在记忆中复活了呢？

一口斑驳破烂的旧五斗柜是那次灾难和大火之后幸存下来的。它一直立在壁龛旁，那还是小艾登的奶妈和她的儿子杰克把它搬到那儿去的，这母子俩刚来得及把小艾登藏了进去。一分钟以后，大门便被攻破了。在黑暗中，小艾登冷得发抖——那时他还没有现在的安利这么大——拼命捂住耳朵，不愿听到从楼梯上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喊叫声、咒骂声、脚步声和嚎叫声，接着，这些声音嘎然而止。

哎，楼梯上这些可怕的嚎叫声！

每当想起这些嚎叫声，他的少年时代就变得黯然失色，周围的世界也失去了光彩；他在英国生活了几年以后，又回到了这个可爱的家，可是由于这些嚎叫声，这个家只能使他感到恐怖，不能给他带来欢乐。弗朗苏阿丝嫁了过来，才赶跑了这些

幻影——有了这样一位安详、乐观而又极度平凡的人儿，由幻觉引起的恐怖心情才退避三舍。现在，弗朗苏阿丝已经不在人世了，幻影莫非又会回来吗？

侯爵恐怖地感到，幻影即将来临。甚至从儿童室里传来的小女儿刺耳的哭声也使他回忆起这些幻影。在他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屈指可数，所以这个唯一可怕的回忆并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现在，他既疲乏又痛苦，往昔又象一场清晰的恶梦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觉得，他再次闻到一股刺人的、难闻的焦糊味，再次听到杰克的令人心乱如麻的声音：

“艾登！艾登少爷！你在哪儿？你活着吗？他们都走了，我的乖乖。”

就是这个满头白发的杰克，还和从前那样忙忙碌碌，在书房门口遇见了他。杰克的两眼已经哭红了。

“侯爵先生，您别忘了换上一套干衣服。今天太冷。马尔塔准备好热汤了。”

“谢谢，杰克，”侯爵满怀感激地回答。“你总是把一切都想到了。你去看一看，找个人照顾一下孩子。你别让他们来打扰我——我想一个人歇一会儿。”

他舒了口气，最后走进自己的书房，锁上门，这扇门似乎使他与世隔绝了，他仿佛又回到幼年时代的朋友当中，他们一个个默默无言地向他表示善意的安慰。侯爵打开书橱，抽出一本柏拉图的《共和国》，然后又叹口气，把书放了回去——今天，连希腊人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良久不能决定选哪一本书看，他沉思着，抚摸着 he 心爱的书的书脊：伏尔泰、狄德罗、霍布斯、吉本；最后抽出一卷蒙台涅的著作，把扶手椅推到燃

烧着的壁炉前，仔细阅读《论生活经验》那一章^①。

栗树的枝条敲打着窗户，把他的注意力从书本上引开了。这几棵参天老树种得离房子太近；夏天，密不透风的树叶挡住了阳光和空气，冬夜，风刮树枝的声响就象永无休止的呻吟。整日为孩子操劳的弗朗苏阿丝常常想，如果这几棵阴森森的大树长得离房子远一些该有多好，但她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要砍掉它们，因为她知道，这几棵树是她丈夫的宝贝。有关他童年的最早的回忆和这几棵树息息相关，每根枝条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现在，树枝敲打着玻璃，在侯爵看来，是在向他问候。他站起身，打开窗户，摘下几片大黄叶，贴在脸上。虽然已是深秋，树叶还是淡淡地散发出一股幽香——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沁人心脾的幽香。

不知为什么，接触这些树叶，闻到它们的幽香，就减轻了他痛苦的重压。这些叶子干净、平展、凉爽、芳香，它们死去了，却死得那样泰然自若，这正是蒙台涅所歌颂的。他想起了那句令人心平气和、顿开茅塞的名言：“Que les bastimens de mon aage ont naturellement à souffrir quelque gouttière. Il est temps qu'ils commencent à se lascher et desmentir. C'est une commune nécessité. Et n'eust on pas faict pour moi un nouveau miracle”。^②

^① 《共和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9—347）的著作；弗·玛·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著名作家；德·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艺术理论家；托·霍布斯（1588—1679）是著名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吉本（1737—1794）是英国历史学家；米·蒙台涅（1533—1592）是法国哲学家，反对神学和烦琐哲学。——译者注

^② 法文：达到我这种年龄的人，通常要受到某种病痛折磨。时光流逝，人开始衰弱和死亡。这就是普遍规律。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原注

一切全都是这样，可是弗朗苏阿丝却年纪轻轻地就去世了。

侯爵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凝视着遍布森林的平原和远处山岗上隐约可见的塔楼。各处都是灰濛濛的轮廓，高处又是灰濛濛的天空。就象这样的天空一样，他的一生也是灰濛濛的。他出生伊始，就遭到了血腥般的灾难，他的一生一直是无可厚非的，现在，失去了弗朗苏阿丝，好日子是屈指可数了。尽管未来很少有欢乐，如果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宁和继续自己的工作，活下去还是值得的。

但是，玛格丽特在楼上尖声哭着，他怎么能安宁下来呢？一小时以前，他回到家里时，首先钻入耳膜的的就是她的哭声，从那时起，她一直在哭。也许是保姆把她一个人放在那里未加照管，也许是无法使她安静下来。弗朗苏阿丝活着的时候，孩子们从来也没有这样哭过。这样的嚎叫声根本是不能忍受的，三岁的孩子这样没完没了地哭，也许是有 害 的。应当赶快停止。但是侯爵一想到这是生平头一次要参与家务事，便感到害怕，他忐忑不安、愁绪满怀地打开儿童室的门。

“贝尔塔，”他温和地说。“玛格丽特怎么哭了这么久，也许她饿了，也许是……”

女人那张惊惶失措、满是泪痕的脸，转过来对着他。

“侯爵先生，全是苏珊那懒鬼。我到教堂去和善心的夫人告别，刚离开一分钟，她……她……”

“她怎么啦？”侯爵问，竭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由得被这一团噪音弄得皱起了眉头。“她把小姑娘给摔了？”

保姆又哭了起来。

“我没有错，向上帝发誓，没有错！我怎么会知道，她对

待咱们的小姑娘竟会这么坏？”

“贝尔塔！”侯爵走到保姆面前，严厉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保姆用围裙蒙住了脑袋。侯爵提了几个刨根问底的问题，她全都招认了：她决定偷偷去参加葬礼，把小姑娘交给厨房里的一个十五岁的丫头照应；丫头的两眼也盯着窗外，把小姑娘给忘了，小姑娘穿着一双新拖鞋下楼，从石头台阶上滚了下去。她摔得很重，把脑袋碰破了。

住得最近的一位大夫离这儿也相当远，因为小姑娘总是哭个不停，就派人去找善于照顾病人的康妮蒂布尔老婆婆。她给孩子服了罂粟汁，小姑娘睡着以后，她声称，没有什么可怕的——全部骨骼完好无损。

虽然如此，侯爵也并未完全放心。但是，不久又出现了一次新的灾难，使他忘却了玛格丽特：安利参加葬礼时感冒了，因为他患伤寒以后还没有完全复原，夜里，他病情恶化。十天来，当父亲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只想着这又是一起死亡事件，算起来是第四起了；危险期过去以后，玛格丽特身上的青紫斑痕几乎完全消失了。

接踵而至的不幸和灾难似乎终于过去，但是侯爵的神经完全损坏了。他睡不着觉，每到夜间，他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胆战心惊，生怕孩子们还会发生什么不幸。

日复一日，侯爵越来越明白，那些佣人尽管是好心肠，但还是不可信任的。这并不单因为玛格丽特是由于他们照顾不周而从楼梯上摔下去的，照顾不周还表现在安利去参加葬礼时只穿着一双薄靴子，回家以后，也没有立刻换上一身干衣服——不应当让孩子们受到这些愚昧无知的乡下人的影响，此外还有